

311149

~~0291~~

成都工學院圖書館

基本館藏

~~02952~~

# 庫爾地之光

列別立赫特著

新文藝出版社

列別立基

# 庫爾地之光

鄭懷之譯

新文藝出版社

一九五四·上海

小 說  
庫 爾 地 之 光  
LIGHT IN KOORDI

原 著 者 H. Leberakht  
翻 譯 者 鄭 瑾 之

《本書根據一九四九年七月號蘇聯文學譯出》

\*

新 文 藝 出 版 社 出 版  
(上海廣東路八三號)

新 華 書 店 華 東 總 分 店 總 經 售

新 華 印 刷 廠 上 海 廠 排 印  
習 益 裝 訂 所 裝 訂

\*

書 號 (251) [VI I 6] 本 書 189000 字

一 九 五 一 年 八 月 上 海 第 一 版

本 書 曾 印 四 次

一 九 五 四 年 五 月 上 海 第 二 版

一 九 五 四 年 五 月 上 海 第 一 次 印 刷

本 次 印 數 7000 冊

累 計 印 數 22000 冊

定 價 10.700 元

\*

上 海 市 書 刊 出 版 業 營 業 許 可 證 出 發 證 壹 號



## 出版者說明

本書這次再版已根據莫斯科外文出版局一九五一年英文版並參閱莫斯科國家藝術文學出版局一九四九年俄文版加以重新校訂，並採用上述英文版的插圖。



列別立赫特

庫爾地之光

主要人物表（以在書中出現的先後爲序）

法約翰——庫爾地村中農，法農場的老闆，中農階層的代表人物。

琳坦——法約翰的幼女。

梨娜——法約翰的妻子。

戴特立·彼得——中農。

沙穆——地主柯威特家的長工，瞎子。

安娜——沙穆的妹妹，地主柯威特·沫特的妻子。

柯威特·沫特——柯威特農場的老闆，庫爾地村的地主。

菲瑪——法約翰的女兒。

羅伯特——柯威特·沫特的長子，革命分子。

石密德·馬汀——翻身農民的典型人物。

馬沙魯·卡勒爾——翻身農民，貧雇農階層的中心人物。

戴刺努·客立昌——翻身農民。

梅特生——中農。



藍保羅——馬沙魯·卡勒爾的好友，僱農出身的復員戰士。

娜菲娜——馬沙魯·卡勒爾的妻子。

密坦——戴利努·客立昌的母親。

張章森——區蘇維埃政府主席。

愛露——法約翰的女兒，藍保羅的妻子。

康德·作漢——外路漢，柯威特農場的新老闆，反動富農。

辜爾·米科爾——法約翰的女婿，卡魯農場的老闆，反動富農。

穆理——黨委書記。

瑪坦——辜爾·米科爾的妻子，法約翰的女兒。

李茜蒂·羅茜——辜爾家的女長工。

阿塔魯·約翰——老木匠。

莎美——梅特生的妻子。

瑪麗——戴特立·彼得的妻子。

羅里·安得斯——貧農。

麥魯密·普里度——貧農。

苔爾蒂·糜嫩——貧農。

葛絲克·馬麗亞——女審判員。

穆西——糧食採辦員。

阿斯曼——村蘇維埃主席。

柯哈拉·阿特——農業幹事。

卡魯·茜瑪——人民宮女幹事。

瑪莉——麥魯密·普里度的妻子。

法家一家人在大廚房裏剛用過豐盛的早餐。法約翰的三個及笄的女兒，離開餐桌，馬上開始各人的工作。最小的女兒琳妲，年紀才十五歲，忙着洗擦各個房間的地板——這一天正是星期六。

約翰的妻子梨娜，一個體格壯健的女人，在廚房裏忙碌着。她那雙白皙的大臂膊露到肘彎，許多東西，一經碰上她的兩手，就會像觸電一樣馬上轉動起來。水嘩啦地倒進煮着馬鈴薯豬料的鍋子裏，爐子裏的劈柴清脆地畢畢剝剝着，盤碟叮叮噹噹地放進溫水盆子裏，麵粉的粉末在盛着麵團的桶子裏飛揚着——這是法家烘製麵包的日子。廚房的水泥地板上，印着許多釘上笨重的蹄鐵的農民靴子的跡印。梨娜用水沖了一道，接着馬上把它擦乾。

老闊法約翰，身材矮胖，在粗短的脖子上安着一顆龐大的腦袋，自個兒依舊坐在餐桌的旁邊。他微聳着闊大的兩肩，微彎着背脊，靜靜地坐着，露着懶洋洋的神氣和欣賞的心情，望着他的妻子急急忙忙的動作。他的眼睛凝視着從梨娜掃把底下流到他腳邊的污水，但是他沒有意思把自己的兩腳挪開。他把裝着土菸的罐子和打火機放在面前，一邊啣上管子鑲銅的燒焦的舊菸斗。從他這種安詳的態度上，梨娜看出了他並沒有很快站起的意思。

「彼得·戴特立牽着種馬……我想，上鐵舖去的……」她從窗口望到路上，一邊尖聲喊道。

「唔……上鐵舖去麼？」她的丈夫沉思地答道。「我不懂他幹嗎……」

「上蹄鐵去的，」她肯定地說道。「這幾天鐵舖沒有什麼活幹，戴特立找上了這個機會。」

約翰明白梨娜的話裏有刺，那分明是對他說的話。但是他僅僅噴出一陣煙雲，依然一動不動。他的心境是安適的。實在的，一個人的農務，和鄰家的比較起來，儘管不算更好，總算已經滿好了，為什麼一定還要匆匆忙忙呢？難道他的作物還沒有收割嗎？難道他讓土地在秋季裏休閒着嗎？難道馬鈴薯沒有妥當地收存起來嗎？固然，他可以到森林去，載回一兩車劈柴，或者照着原來的打算，也上那家鐵舖去，把雪橇裝上底鐵。要是想幹，他還可以找些其他的事情幹幹。但是，今天是安息日●而且外面還下着毛雨，屋內是這麼溫暖和舒服，瞧着妻女們的家常操作又是這麼愉快。這些事情值得在今天來幹麼？一個人有時也需要安定地坐下，一邊抽菸，一邊想想。人類種植菸草，就爲的讓大家安享清閒。他，約翰，安閒自在的地過着日子，而日子也的確過得不壞。他是一個兢兢業業親熱熱熱的大家庭的家長。他的倉庫年年都儲存着充足的糧食。誰敢說，老約翰的意見在庫爾地村裏不受尊重呢？他的意見很受到人家尊重的。法約翰當選做農業會議的代表——這樁事實，不是有力的證明嗎？就某方面上說來，他也算得一位風頭的人物。

等到雨歇的時候，上鐵舖去好了，用雪橇去搬運劈柴也比較便當。趁着閒暇，在事先千籌百慮一番：最好在怎樣的時候宰羊，既可以剪下最多的羊毛，又可以弄到最多的小羊，同時又不至讓羊肉變得

太老——這畢竟也是一樁好事。

法約翰沉默地吸着嗞嗞地響着的菸斗，一邊儘想着這些事情。突然，梨娜尖銳的聲音，打斷了他靈活思路。

「沙穆來看我們啦。」

「唔，」約翰低聲說着，聲音裏帶着一股高興，同時在坐位上微動了一下。

一個戴着兔皮遮耳風帽的漢子，從隔鄰農家方面，——它的露在樅樹林上面的濕漉漉的鐵屋頂，發着黯淡的閃光——沿着田塍走來。他走起路來顯得有點兒彘扭，慢慢地抬起脚步，小心翼翼地走過田地，同時，高高地仰着腦袋，好像正在聽着什麼一樣。

「說不定柯威特·安娜出了什麼岔子……」梨娜嘆息道。「可憐的女人，……天曉得，她的兒子們哪兒去了。還有柯威特本人——哪兒去呢？幹嗎還不回來呢？」

「哼，回來，」約翰說道，一邊冷笑着妻子的無知。「你把他看得太好了。」約翰一邊揮手，一邊大聲說道：「他不會回來，毫無希望——就算他沒有死掉。有人在沙勒馬島最後看到他，車馬行李一起精光了。」

「對於老柯威特和他的兒子們，我才一點不替他們難過，」梨娜突然興奮地說道，「我擔心沙穆——要是他的妹妹死了，他怎麼辦呢？我也擔心他們的農場，那班親戚們會突然闖來，把那些豬牛牽走。」

「對呀，那是不用說的，」約翰點點頭。「安娜不行了，至於沙穆——同他有什麼相干？那一

筆財產總不會是他的。有一天，我在他們那兒看到了一部車子——一部嶄新的車子，閒擱在那兒。當時我想：我們的車子已經很破舊了——需要一部這樣的車子……你會看到，有人也會轉這部車子的念頭的。」

約翰露出苦惱的神情，望住他的妻子，同時不屑地吐出了一口菸液，接着又用堅決的語氣結束道：「不怕，我留意着。」

這時候，那個漢子走近了。他走完了田塍，躊躇了一會，然後又用一種更慢的脚步走過耕地。

「他走得太過靠右了，」梨娜焦急地說道。「他正朝着我們的池塘走來。」

她突然用尖銳的聲音在門口高喊道：

「沙穆，靠左邊走！靠棚屋那邊……對啦，沙穆！」

沙穆小心地跨過門檻，他那白白的眼睛在向上仰着的活潑的臉孔上呆笨地眨動了一會。——現在大家可以看出他是一個瞎子了。

他的整個外表，從襯衫的潔白領子，到整齊地結着帶子的涼鞋，都給人家一種整潔的印象。

「早安，」沙穆用中音說道。「這兒有生客嗎？有嗎？」

他顯着害羞的神氣，轉動着失明的眼睛。

「只有老闆和我，沒有外人，」梨娜說着，把沙穆領到桌子旁邊。

從主人和主婦對他的款待上看來，沙穆在他們家裏可以算是一位受歡迎的客人。

但是，這一回他們却聽不到沙穆像往常那樣的談諧談笑。他沉默而且嚴肅地坐着，把兔皮帽子小

心地放在膝蓋上，用靈活的瘦長指頭彈擊着帽子上的毛毛。

「沙穆，家裏的情形好麼？」梨娜問道。

「不，不大好，」沙穆鎮靜地說道。「所以，我才上這兒來的。約翰，還有你，梨娜，我想請你們幫忙一下——勞你們姑娘的駕，套我們的白鬮馬，到鎮上請醫生下來一趟。我想了一場，請誰幫忙呢？只有請約翰和梨娜幫忙……」

約翰正在裝着他的菸斗。他忙着把菸裝上，來不及回答。

「安娜的病很危險嗎？」梨娜打破了沉默。

「她——她正在趕走牠，」沙穆遲疑了一會，才低聲說道。

「趕走什麼？」梨娜驚愕地問道。

「用一隻手，——就像這樣……」

沙穆稍微仰起了腦袋，臉上毫無表情，一隻手緩緩地舉到眼睛，接着又用力扯開，似乎要扯開那蒙在臉上的看不見的面網一樣。他表演得那樣逼真，使得在座的不禁楞住了。梨娜張大了眼睛，坐了下去。

沙穆感覺到了他們疑問的目光，接着解釋道：

「她用手摸索牆壁……我們一定要把那位醫生請來。」

「今天麼？」約翰低聲說道，一邊朝窗口望了一下。

「是的，今天，」梨娜用一種確定的語氣替沙穆回答了。同時，沙穆也用柔和的聲調附和道：

「是的，最好今天……」

「好吧，要是這樣，我們的菲瑪可以跑去一趟，回頭再醃捲心菜。」約翰決定道。「菲瑪可以同你一路，套上你們的老閩馬，把醫生帶來。」

但是，約翰又馬上改變了主意。他想到了柯威特家的新車子，心裏活動起來了。他忽然慷慨地說道：

「不，不行，菲瑪是一個女孩，辦不了這樁事情。這是一樁緊急的事情，而且醫生還需要勸駕……還有，你們的閩馬安兔也太老了，不能夠在黃昏以前趕了回來。我願意自己跑一趟，套我自己的馬，不過要用你們的車子。那末，就這樣吧！我同你一路。」

約翰決定同沙穆出去，把自己的馬套上柯威特家的車子。

中午過後，約翰就駕着濕淋淋的馬車，進入了柯威特家的院子。湯尼伯醫生，一位身材矮短的老人，戴着舊式寬邊的帽子，合起那一路上打着來的雨傘，輕快地跳下車子。他穿着泥污的雨靴，跨過幾片水窪，走向門口。沙穆正站在那兒向他鞠躬。

湯尼伯醫生是一位強健而且快樂的老頭。從他身心的康泰上看來，歲月對於他似乎並沒有什麼影響。許多年事稍長的農民，包括約翰在內，都記得湯尼伯醫生雙鬢已經雪白的时候，他們自己都還是光頭無鬚的小夥子。現在，約翰自己蓬亂的頭髮已經灰白了，這位醫生的聲音，還像從前一樣的愉快而且洪亮，他的豐滿的兩頰還像從前一樣的紅潤。當地農民對於他的醫道和功夫滿有信心，大概就由於他的一臉紅光。



「哈囉，沙穆，你好嗎？我看，你也一點都沒有老，對的，對的……」醫生的爽朗的聲音在廚房裏面震盪着，打破了周圍的沉寂。一隻灰色貓兒，從牠蜷伏着的椅子上跳下，躲了起來。一隻尖耳朵的白色絲毛狗兒，跳了起來，汪汪地叫吠着。

「病人在哪兒呢？柯威特·安娜在哪兒呢？我們看看她，對的，對的……在這兒嗎？」他問着，逕自開了門，走進病人的房間。

約翰脫下皺摺的雨衣。從雨衣上淋下的水點，馬上在地板上面匯成一道水窪。他沒有脫下大衣，因為，過一會他還得送醫生回去。他靠近桌子坐下，拿出菸罐來。

他聽得到湯尼伯隔着幾個房間的洪亮的聲音。

「唉，我的安娜呢？我的美麗的姑娘呢？我來看看，他們把她弄成什麼樣子了？……我聽過你唱歌，對的，我聽過——我記得十分清楚……你常常參加老史科特唱歌隊在麻地村俱樂部歌唱。對的，對的……你有一道好嗓子，我敢說，天使般的嗓子——千真萬確的。……但是，現在我很難認出你了。唉，唉，我來看看，究竟是什麼病……」

醫生的聲音漸漸地低沉下去，直到變成很難聽得清晰的細語。一種微弱的女性的聲音回答着。約翰聽到了這種聲音，不斷地搖頭。

沙穆把水朝着臉盆倒在醫生的多毛而又白皙的小手上，一邊聚精會神地聽着他的吩咐。但是，醫生說的儘是一些普通的無關緊要的話語，他很難聽出裏面有什麼妙理。

醫生低聲叫道：「呀，你們這兒還有夏天的蠅子。」他正用肥皂擦着兩手，用水淋着，却聽到一隻